書名	魏書（第 弍拾壹 冊）共肆拾 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修本
裝式	線裝
卷數	列傳第伍拾柒至第伍拾玖（總叁魏書陸拾玖至卷拾壹）
葉數	捌拾陸葉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弍分　廣壹尺弍寸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間有黑線口）上口記字數魚尾下標魏傳幾魏書幾魏書列幾魏書傳幾魏書列傳幾不一律（間無魚尾或有橫線）下標葉數（間有第二魚尾或橫線）下口標列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首又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有蝴蝶水痕模糊字黑三筆補描
覆查加注	

檢查者 李文待
覆查者 譚新嘉

中華民國十三年 捌 月 拾柒日

列傳第五十七

崔休　表𩛥

魏書六十九

裴延儁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靈和仕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贍以貨財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嬪以爲尚書主客郎

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黄門侍郎休好學涉歷
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
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
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
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
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後
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
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
渤海於是除之性嚴明雅長治體下車先戮豪
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
之寇盜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
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
遠而至者恒十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
休乃爲數組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
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
休愛士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
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冀州長史轉宣洛州
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

徵拜司徒右長史[illegible]明彊濟雅善斷決謨府
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參無疑滯加之公平
清慎甚得時譽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
州六中正遷光祿大夫[illegible]南平肅宗初即眞
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
北將軍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尊
禦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蠲太
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
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爲安南將
軍度支尚書冒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
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
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
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贈帛五百匹贈
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
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爲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
第二女女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祕書郎稚舒俠
侍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
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

以雍又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
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遣其母情以妻又子
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悛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
公
悛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
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為驃騎將軍潁州刺史
以貪汙為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
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其兄以其不甚營救故
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
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時城陽
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為致
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
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
病卒

子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子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
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
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晚
頗以酒爲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
張皋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
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
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
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崧
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亜功贈東雍
州刺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
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
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
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
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

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
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
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
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
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
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前王
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
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
於日宇凡在聽屬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

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勅還三鴞群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徒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冀瀛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貞姿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
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
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桃弓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賈興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
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
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亦歎美夙以遠大許
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
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

姓感之卒於郡年四十卒
長子氣字宗模早卒
氣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氣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
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令朝請轉北中府
功曹參軍世宗初南絳縣令稍遷幷州安北府
長史入爲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
吐京群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

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
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
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廷儁大都督章武
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
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
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拒王
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
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
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
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德站議欲拔城良不許
德龍等乃止景和臺兒爲汾州刺史加輔國
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
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
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
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
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衆反叛
號建始王與大都督長孫稚宗正珍孫等相恃
不下詔良解州爲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

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
擁衆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
又兼尚書爲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
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
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
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大守孝
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
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
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
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社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
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
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万
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
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
鋒逐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
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闕郭康兒賊衆

大潰勑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
并南通絳蜀兇徙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
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
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
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
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
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
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尒朱
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與
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軍次太行而慶孫與世
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
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
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當
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粮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
流與諸士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
滿是以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

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
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
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開置神畿
郡望　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
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
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力罄心力躍馬吳會冀
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
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
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
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
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大征義陽引爲統軍
奏復本資於陳戰歿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
謚曰貞無子宗叔義以第二子伯茂爲之後伯
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未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
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
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
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對
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
融才學啓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
夫仍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
撰四部要略令景融專典音貢無所成元象中儀
同高岳以爲録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
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去其
貪昧苟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七十
二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
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
録又造鄴都晉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
初爲廣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
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
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從
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爲中尉崔暹所
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秦義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

太守孝靜初爲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
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
射身長九尺要帶十圍於群衆之中魁然有異
出爲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自立爲高祖所知
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
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
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大
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
州刺史
子子袖殁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大和中衍屬河北郡少孤
貧而清苦自立大宗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
將軍征義陽引爲中兵參軍瓌夙夜恭勤爲悅
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
令悅散費無常無國儲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
意瑗無隨例怡辭多受少伺悅虛竭還來奉貢

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嘗爲悅遷大尉諮議從
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安南太守不
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尒朱榮初謀討洛瑗
豫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
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衛將軍東
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夷吾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彧
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演自上興中東陽州平遷

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
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
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
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
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
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
紇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
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

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
茍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
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
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
元麗兼將作太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
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
明堂辟雍飛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
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

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詔
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
謂典章之極莫知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
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
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
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
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
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

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
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
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
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
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
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
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
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
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

九室之制非巨與萃斐顧又云漢氏作四維之
个不能令各處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
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
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
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
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
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
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

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
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
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
復垂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
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
意妄作茲為曲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
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臣宜稽古則天憲章
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
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篤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

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形宇宙
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怡繕修草
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
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
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
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
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徧班
訪遠輙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
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

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飜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北屋歸仁懸車劒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楊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戎臨軍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子民之方惟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士師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惟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彊敵即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

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
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皆常十七八焉是
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粮匱丘疲易可乘
擾故驅率犬羊屢犯壘場須年已來甲冑生蟣
十万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
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
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
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揚
徐豫梁兖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
主皆令朝臣三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
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
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
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
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寡經略無
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
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
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亞忠既

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議議彼息矣遭母憂
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
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有不平之
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
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
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大而蔽月川無
深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
雜石爲峯諸煙共色香爲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
花而似繡綢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
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尒乃
臨峻壑坐層阿北眺下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
疊千重以聳翠橫万里而揚波遠渾鼉與麏麚
走鱗鼈及龜鼉彼曖然兮輩洛此邈矣兮關河
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
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
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
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氲駮霞兮
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

川之畔望復望兮望美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惝怳兮知何語氛繚戾兮獨縈緼彼鳥焉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幾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神龜未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瓌安置之所瓌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櫝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懾服衰弱則降富彊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

濕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苦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下莊之筭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盡兩主投身一朞而至百姓歸誠万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表荒萊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勵勵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能

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粮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堅立今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

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
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
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
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
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
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
宜商量士馬校練粮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
稅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
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
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
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財狼之心
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
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
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
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
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

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昇轉都官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帳幄同時流輩皆以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叨濫準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少進語望比官人不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恠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后曾醼於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

善其身無所奬拔排抑後進[illegible]其凌己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飜弟躍語在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別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當書儀曹郎中正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飜慙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飜文高價重其當時之才秀歟

列傳第五十七

魏書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魏書七十

劉藻　傳永

傳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
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
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二石不亂永安中與姊
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三書
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乃家恃險作亂前後
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

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
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
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
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羌氐震懼
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騂奴戍主
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
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
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搶
課輸或害長官負剛守宰率皆依州遥領不入
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横羌氐憚之守宰於
是始得居其舊廨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
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
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
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
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薛於
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
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釀曲
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

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從平州
景明初世宗追録舊功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
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万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
啓爲其國郎中令襲爵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
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
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
將軍左光禄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
伏法

傳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
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
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
不能荅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
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爲
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
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勤力傭丐
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

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
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
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
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
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
祖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
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
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華肅鸞遣將魯康
祚趙公政衆號一万侵豫州之大倉口肅令永
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壘於淮南永合淮
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
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
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
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
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
斫永營東西二伏俟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
既競起不能記其本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
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

人馬隧灌曉而獲其屍斬首并公政送京師公
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戎
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戎永適還州肅復令大詩
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戎至即令塡塞外
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登至江
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
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
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
更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

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
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
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
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
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
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
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
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
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

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載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脩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士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揔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舡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舡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

至永免冑乃信之遂引永上䚟謂永曰北望以
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䚟令永引
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
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
與䚟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
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
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
奴豕突意在決戰雉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
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
必為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
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
琕果率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
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
史賈恩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
擐甲揮戈單騎先入進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
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投
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
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

押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
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
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
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水改之永亦不增之
幾直與之攻陳列軍儀勁壘形要而已而英深
賞之歎曰觀此經筭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
矣還京復封永先有勇爵至是改品不累加賜
帛二千匹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
鎮漢中後還京師方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
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
永喜言曰文淵充國貴何人哉吾獨自有見拘
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
多聲譽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
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鞍轡時
年踰八十常謂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
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
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稍
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

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命子
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
至代都娶妻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
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
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
欲葬北邙西員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
永於所封員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卒與
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又邀訴
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
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
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
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東去地尺餘
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恠未三
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
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
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龍衣封

傳賢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伷伷子遵石虎太常
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盤陽爲鄉閭所重性豪
爽有三子靈憲愛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
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
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
曰唯有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
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
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
融意謂其三子文武十餘堪以駕馭當世常家
謂鄉人曰汝聞之不萬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
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劉
駿將蕭斌王玄謨寇碻磝時融始死玄謨遣靈
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權
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舉之還營遂與壯士數
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
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
徒皆一當數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
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

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
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
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
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
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
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
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
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鎮明濟壘
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
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治中乾
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
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
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去靈越與羊
蘭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
得俱渡臨齊人覺知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
越問靈根徐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荅但言不
知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勑左右出匣中烏皮袴
褶分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

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著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啖雞肉葵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越爲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劉或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或輔國府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劉或欲加原宥靈越

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
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蕭見而異之
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爲參軍從蕭征伐累
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爲
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爲建武將軍討揚州賊
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
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
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
破走之乘勝追北仍剋武興還洛詔假節行南
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
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增逼巴獠給羽林虎賁
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
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
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
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
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
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
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

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與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李元度從東嶲潛入四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衆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皆移送還本去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涖者數百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

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劒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自

還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爲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民皆思乎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太平率衆千餘夜渡白水且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豐表等大破衍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粗白水屯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

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
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
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万餘人與
諸軍交戰堅鼻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
斬行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
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
賊帥任公崇屯據西郡堅鼻眼復遣討之令崇棄
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三柵斬首万餘齊被重
創奔竄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
靈太后璽書尉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劒一口堅
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
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
人既得堅眼嘉牧人咸自賀而堅眼至州遇患
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
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
巴三州諸軍事兼爾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
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率衆三万
入寇直城堅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

直城而賊襲據直昭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
宣高徽吳和等與賊交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
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
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
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崘扇
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既合其
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曰豎眼而殺之豎眼
恥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
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敬驎常侍車騎將軍司
徒公相州刺史關國如故
長子敬和敬和弟敬倚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
敬和歷青州鎮遠府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
史朝廷以其父有遺惠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
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
和以城降送於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
廣令敬和還國以申和通之意久之除北徐州
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
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疑盤陽縣爵
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宣
閤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豐眼征伐累
有軍功自彊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朐山內附
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
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發文以酬
貨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恒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
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
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
將軍陳留太守領狄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
直閤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爲別
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
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
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

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克會尒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通前一千戶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賜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更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列傳卷第五十八

魏書七十

列傳第五十九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任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頤歷右軍將軍東中

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
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爲贊
州引爲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
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
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爲給事黄門侍郎封武昌
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
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
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
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
貴正如此豈其卿彼之險陋也聿云伯父儀服
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徙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屯壽陽鸞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
兖州刺史會慶顯達圍建鄴叔業還司馬李元
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
業慮内難未已不願爲南兖以其去建鄴近受
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
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
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壇場急則引魏力

不能制且欲羈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
穆慰誘之許不復更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
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
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
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勁力自保若
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
羣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伐力所不辦少
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
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
馬步二万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別天下之事一
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
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絶
矣叔業沈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具
訪入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
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
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
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
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

敵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
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
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
使返有勑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
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危
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具禍萌
飄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勳前
即勑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
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
精卒十万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雷擊衡巫
卿其并心勠力同斯大舉殊勳茂績職爾之由
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勑與州佐吏及彼土
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未渡淮叔業
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
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
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万絹一
十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蒨之字文聰仕蕭鸞爲隨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
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貞王蕭子紹俱
爲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
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
關西

蒨之弟岌之字文穆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
鸞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
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
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
稱入爲征虜將軍大中大夫徙封山陰縣步爲
後將軍豫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
退守豫州爲賊所圍城陷志與岌之並爲賊擒
送於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
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爵
子僑尉龍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
諧善鼓琴令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
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梁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孝春入國
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
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出為趙
郡太守為政嚴大綱而已正始中鞠滿相屬
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為愉拘執踰垣
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洛愉平勅還郡延昌中
卒時年六十一縣平中贈持節左將軍青州
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輕給事中
永平中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勅為
別將行勅安郡事後州軍為賊所敗遂圍郡城
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

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紹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
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焉高紹率城南民數千
家汎州南走薛水高原謂崇遂北遂與別駕鄭
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
將馬仙琕進軍赴之崇聞紹反未測虛實乃遣
[illegible]郎韓方與單舸召之紹聞崇在悵然驚恨
報崇曰比因大水蹟蹟不免羣情所逼推爲盟
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
吏願早行無犯將士亦遣從弟寧朔將軍神冊
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紹紹率衆逆戰神等
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紹衆奔營神乘勝尅
柵衆皆潰散紹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
湖紹曰吾爲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
也投水而死并鄭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同謀者多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與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屋管簽悉付康生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宗義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尋進驃騎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楊州大中正出爲冀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入門不後王肅怏怏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辛慶氣

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
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
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
黄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
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
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
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昞案律在邊合
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犯斬況仲達公然
在京稱詔聚衆諠惑都邑驚動人情量其本意
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
仲達入死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宗義縣開國侯
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
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
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
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
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
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
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

亦不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閤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孚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屨手執畚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祭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寶蠶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皆去分遠數歲

論者譏焉

子悛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

冀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

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

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勳勞未立而

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員外執事乃

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

元叉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楊州大

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

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

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謚曰簡

子斌襲武定中廣州長流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瑜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

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虎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勃海太守年四十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

子堪字 無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沈重善風儀頗以憍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馬射勑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

脩謁雍舍怒待之粲稱情問遺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爲一行粲便下席爲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出宗聞粲善自擠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嘗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

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
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
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
經史終爲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
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
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
爲西兗州刺史尋爲假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
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營爲驃騎將軍左光祿
大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

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
陪從豫奉醼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
北海入朝蹔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
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湎故
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
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出帝初出爲驃騎
大將軍滕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
神粲憚違衆心乃爲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
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合字文若負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詣隱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風餐佩書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恬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遊此岫臣質無業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躡輕舉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豈若所療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高屢裁營已

整搖策納屣便涉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
曰知欲養病中岳練石嵩巖栖素雲根餌芝清
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致古風有愧山客
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
將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
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
軍遭母憂解任行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
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
山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
桓晉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
別將假前將軍與怕農太守王罷率軍一萬出
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
退走荊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
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
別將秘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
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

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
千二百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高榮
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
朝野人情莫不駭惋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
空相州刺史
子高襲武定中河內太守薛愛禮爲例降又天
水冀人尹挺仕蕭蘊爲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
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
刺史擬成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
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彥饒安令遼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
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
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
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獻款玄達贊成其
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
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

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
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救業皆逆歸順契闊危
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緐龔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除繼
弟達字季雲性麤疎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瘋
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出帝初除
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
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
元年卒贈年四十

玄達弟玄瑜昇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
開府從事中郎帶濮陽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
十五
子諧顗有文學善鼓琴功新聲手勢京師士子
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
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
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
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秦兗州刺史擬
戍淮陰封睿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

征戰累著勞績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
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三百匹
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
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於將軍汝南內史
文京兆杜陵人幸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
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郎產先之妹壻
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女為質景明
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轉鎮南大將
數歲坐事免久之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軍將
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
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
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瓜牙心膂所
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
軍封南汝陰縣趙華左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
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亶右軍將軍睢陽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

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平春縣並開國子食邑
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廣初以業爲趨走左右壯健
善事人叔業待之其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
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
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
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皆陷州
城時其縣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
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爲名將
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獨以業勳者安定皇
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徹河東
柳僧習等
光美鎮驍善言笑仕蕭衍爲汝南太守勳至右軍將軍
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左於渤海
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入彭城內附歷位
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諮國珍所救自太尉記室超遷
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嘗書吏官皆有定價
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
病久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
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秘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使弓馬隨叔業征伐
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
子出爲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
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爲詩詠常
與朝廷名賢況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
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爲平西
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
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礼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
出爲楊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叔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

汪還南慶亂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
覺忘疲景明初爲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敷
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爲裴植征虜府
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爲政寬平民羌悅愛肅宗
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爲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爲結
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
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

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素所惡臣實愚短豈能
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遣州刺史莊
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歿專任天
時素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
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
經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即
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復會通直散騎常侍
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克集朗果
遣鄭右留使至臣閒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

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
思藏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
相構結期當取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恩恭等臣
即遣鄭猥馳告集助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
之間蕭衍白馬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
迷乃率部曲驅掠民丁敢爲不逞臣即遣軍主
江悅之率諸軍主席靈堪龐樹等領義勇應時
討撲而樹銳氣難裁違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
寶因此直到南鄭重圍州城羅秦士庶僉云危
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藉此威鎮靖內外臣
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
州位重遣皇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啓聞臣即親
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
後天寶兇徒因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
搶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
甲冑率其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放還民
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悅
非但梁秦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

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
壽士豪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六義
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六合
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
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束身馳歸天闕
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蕃衍魏興太守范珣安
康太守范泌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
規舉斧登遣討襲曾莽別啓集朗兄弟並議曰
臣往日歸誠斬誓盡心力超蒙榮獎灰殞匪報但
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
段之來希酬昔遇勳微恩重有靦心顏世宗曰
卿建爲山之功一匱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
報爲微遂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恭州
封可勑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
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
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兗州大中正不拜道遷
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
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呂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

於京城之西水次之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興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援漢留臣權相綏獎須得撲滅均等使即首路伏願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陳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職機運已投誠款而中途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畧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勑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書因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中

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節
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曲一縣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
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
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
効稱朕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
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世宗不許道遷自南
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歸
誠本由王頴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

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
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頴興會卒遂寢道遷又
娶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長子史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
州大中正史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
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
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
免飢寒初道遷知史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史未
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

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史心驚懼謂人曰世
實至官閒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
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
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皇詣之
見其衣濕謂史曰卿昨多當大飲溺衣如此史
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
史聞而謂皇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
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
其從兄矣等並營視之皆言危而獲振俄而心
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
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史與南人辛
諶庾道江文遥等終日游遨聚酣飲之際恒相謂
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
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
知庶其歆饗及史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
史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史在
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
無語耳時史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

便即僵仆狀若被歐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
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
顰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史平生并怒家
人皆得其罪又發擿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史妻
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閱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史弟脊等言
其眇目癲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史同庶已應紹
襲尚書奏籍承封元象中平東將軍太中大夫
[illegible]禪國降

[illegible]道遷兄子也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諸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陸侯
胤子順璠及孫沈志皆有名官沈孫根慕容寶
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
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
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
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
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
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

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
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及叔
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
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
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
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
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殄誅戮所加微爲濫酷
值州內飢儉民人困弊志存隱恤表請賑貸蠲
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

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夏卒年五十一病前月餘
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
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
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
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聰察東將軍青州刺史元
護爲齊州經拜舊墓然省故宅饗賜村老莫大不
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
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人
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爲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
宣威將軍給事中會稽縣好酒其妻南陽太守
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
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王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機與
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勲拜前將軍性甘貪
忍兄亡未斂便剥脫諸妻奴服玩及餘財物歷齊
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蕭寶
力自効軍勲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
成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
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預州刺史
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
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

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
代還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文征虜將
軍以討之法文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文前
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文
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
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
和著稱又從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
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二百匹謚
襄侯

子景通襲爵[illegible]元文兼以貨賂又父繼繼爲司
空引景通爲嫌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左宮
衛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鸚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
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
隸書好愛墳典仕蕭鸞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爲
軍主助戍壽春遂與殺害同謀歸誠高祖初除
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鍾離懸封恒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後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
治任於刑爲民所怨者悉納之歲餘爲御史
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
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
轉勃海相尋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
羅領軍又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謠曰二州刺
史飜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謠曰儀同之號起
自鄧隲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
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
有名士之風又工墓畫爲時人所服歷給事中
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
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所害時年四十三
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蒙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
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聖之小人畫
之並爲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魏歷諸王三令

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益隨道
成初以悅之爲荆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三軍
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
人蕭賾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
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衆秦之衆討滅之
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氐破白馬進圖南鄭
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氐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
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裕之及龐樹軍
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興等以梁州內附

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
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遥介在羣賊之外孤
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
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
祖等以文遥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
攝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
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
賊勢轉盛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彊寇内徙無由
乃攜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大平中詔高麗

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昂武定三年襲爵受禪例降
六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致效自給事中
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勳封其子昌亮襲邑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擊天寶同時戰歿封其
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善戰鬬以勳封無表縣
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
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
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興扶風人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
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
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
道珍除秦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
屯騎校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

人間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
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
上黨二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儒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爲漢中所歎服元羅
之陷也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道孝
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爲高士歷覽史
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
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數廬多與儁交舊
積二十餘歲殊無官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
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
間天平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
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及道
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郭道遷之
兄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劉
謀之始本不關預雖會賞寶內愧於心

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
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
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賾南安太守誕
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
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
讎由是州里歎異之賾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
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國既達
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
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
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
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
若尅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
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赴家際羽林
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
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

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
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
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
數万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乱令子建拒之因
轉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
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
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驤山置柵其
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
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煙焰張
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盛諸軍鳴鼓攻
擊文熾大敗俘斬万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
爲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
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
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
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
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長子六
元弟亂字闕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實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宮書郎太僕
卿苗出後叔父略略爲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
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計其益州及
足遂退衍遂改授略益州苗有異圖衍使人害之
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
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
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
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
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
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
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姦
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楊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
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
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逸豫遺
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杜稷之深慮誠宜商
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壍塹險易安危之
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覦之情簦笠卒乘器械征
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

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繫之內荊揚可
并若捨舟檝即平原斂後踈前則江淮之所短
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
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
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去見可滅之機而
江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昃相傾陰陽恒理
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
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望全濟之術故明
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万世之業去高而就
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家以之恒勝
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泝流十千
牧守無良專行刼剥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
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
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
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
偃武脩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
肅宗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
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

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粮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遺夫飆至風起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墮卒不思長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盛矣今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賊自潰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隷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仍領軍深見知待孝昌中還朝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書右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亡家共相

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爲通直散騎常侍冠軍
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昌救尒朱榮榮從
弟世隆攉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
幸大夏門集君臣博議百寮恇懼計無所出苗
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
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
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
徽中尉高道穆讚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
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
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
相蹶爭橋俄然橋絶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
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
賊乃涉水與苗死鬬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
河而歿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
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
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
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戶贈帛五百匹粟
一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

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亮不許常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蠖之敵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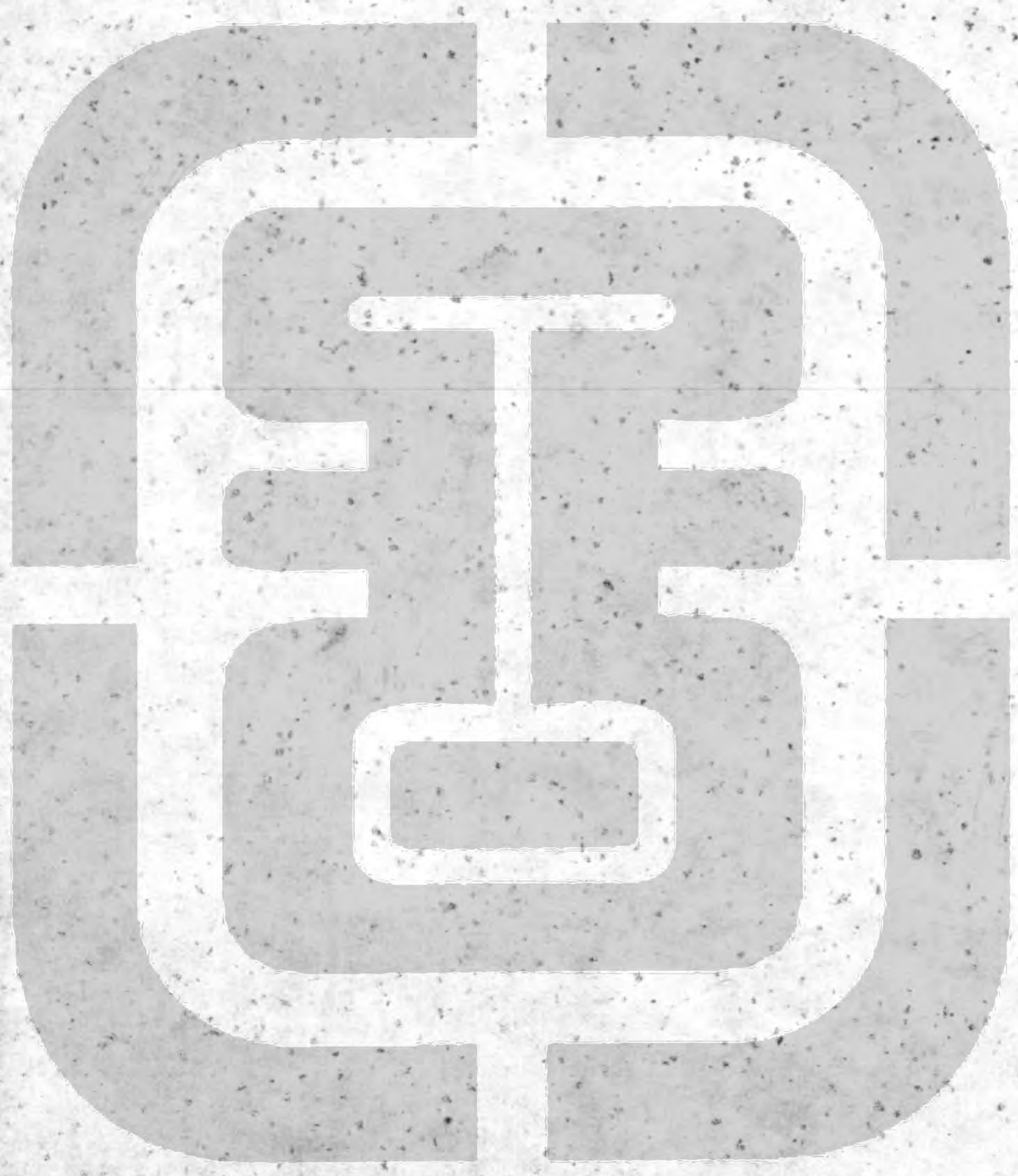
五年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士也

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旒旟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

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殁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列傳第五十九　　魏書目七十一

乾隆御覽之寶